

楚寶

楚寶卷三

明　梁谿高世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尹民興較訂

大臣

楊溥

楊溥字弘濟楚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靖難後侍東宮爲洗馬兼編修東宮觀漢書稱張釋之對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因釆

文廟事編類以獻東宮大悅時二王巧中東宮宮僚多得罪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　上遲　上怒黃淮先至下獄西楊金問繼至　上曰且宥士奇問何人乃得侍　太子下法司訊詞連公及芮善王懋遂與工部侍郎陳壽俱下詔獄公在獄中勵志讀書不輟獄中人止公命巨測無徒勞苦爲應曰朝聞道夕可死奈何輒自棄經史諸子讀數周長陵崩獻陵釋夏公即釋公公出獄哭　文皇伏地不能起　上亦哭陞公翰林學士宣德元年陞太常卿兼學士入內

閣是年獻陵崩[illegible]是獻陵欲近公建弘文閣思善門左命公掌閣事文選侍講王璡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訓導何澄爲給事中論對。上手弘文閣印授公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賓知民事。爲理道助。即有建白。封識以進。公嘗密疏言事上褒荅至是 上還弘文閣印。宣德元年。上召公諮及治兵公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三年扈 上

出喜峯口征虜、四年、 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恒禍亂生于不虞、嘗爲憂惕、邇來群臣好進諛詞、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公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 上曰、在從朕過、報朕多矣、公又頓首謝、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 上曰然、是年秋、內遣中官護行、賜塋母一品夫人禮、遂召公從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六年冬、 上坐文華殿、三楊並侍、 上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 太

宗迅掃奸回再安宗社　皇考恢宏治化增高累學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韓壁禮部尚書兼學士裕陵即位昭皇后臨朝公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　東宮遺音尚在霧聽如臨　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闢唐虞之治

乞發開經筵簡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
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
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　昭皇后嘗一日
居坐便殿　上西面立后旁召王楊及兩公師尚書
顧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冲年幸倚力同心共安社稷
又召公前諭曰　先帝每念卿忠履形愁歎不謂今
日復得見卿公伏地泣　昭皇后亦泣左右皆悲愴
先是永樂中　上時巡北京　太子居守以讒故宮
寮大臣輒下詔獄陳壽所續馬京徐善述王汝玉鄒

潛周冕相繼先歿中公及黃淮二繫十年瀕死者數
矣獻陵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
皇后為言后又顧
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
人皇帝萬機宜與五臣共計正統四年
宣宗實錄
成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公夙稟淳實操性直剛
不尚機警每崇忠厚至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
或有躁心浮氣公能含己從人畧無係吝時稱三楊
學士文貞為西楊文敏東楊公南楊正統五年東楊
卒文明年
昭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

十四年。遂有木土之禍。公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鄭端簡公論曰。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挺斤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護醞釀。恭合成名。並稱賢相云。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藉以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遂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而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晏然。皆其力也。

菽園雜記曰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理天台人後仕至吏部侍郎　按二公可謂兩賢季世諛佞成風何處尋討此等人物國史謂三楊同爲相士奇有相業榮有相才溥有相度確論也

夏原吉

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垣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 上曰宥之新請必罪 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 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筭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 上下書筭生獄劉郎中文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 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邪劉郎中與書筭生皆藥

帝建文君即位，遷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進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豈不朕忠耶。遂用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衆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

之法宜浚吴淞諸浦港灌其壅淤以入於海吴淞江袤（音戊延亘東西曰廣南北曰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吴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文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灘涉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吴淞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

引太湖諸水入劉家河並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築堤以禦暴流 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部復出治水永浚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萬

計皆取辦於公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吏部兵部都察院事八年　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扆前恭决機務朝退所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駕還扈京肆命侍太孫周行鄉落取蔬黍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九年滿考宴便殿諭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覩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孫居上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

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於南京十九年三殿災詔
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至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
劾諸大臣　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
史陳瑛駡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令左右問
群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
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　上
說盡釋言官大臣　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
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　上問陛

賞孰便對曰賞賚於一時有限陛賚於後日無窮
上從之法王來朝　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
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　上笑曰卿欲效韓愈邪過
侍郎楊勉之遠矣是年冬　上議征虜公力諫　上
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
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
曰原吉愛我　上計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
榮至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召問國事
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

少蘇民困太子即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去終制
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母我無父乎卽卿
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
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
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公和手
勅欲除衡割輾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
臣密議開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
諍激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
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

京　上崩　昭皇后命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郊迎　后留公佐襄王居守太子既卽位時時密咨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時有所自宣德元年漢庶人又指公微赦趣為奸臣首　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此為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東楊首勸親征　上難之顧公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請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入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

旄、金、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
遐邇、 上念公老，勑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
召郭資代公。是冬，從閱武郊外。公生日，上繪壽星
圖為詩賜公。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
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
天性寬平，雍德不報，靡怨不釋，其盡財賦以愛人節
用為先，酌大體略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聯給。
而民不繹騷。雖悃愊無矯節，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
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嘗 上前短公柔奸，震為予

求官　上問公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爲瑄才總漕運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善謀夏公弘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參館閣吁謨可否期於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公監修　太祖　成祖　仁宗三朝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以公監修解學士表永樂初修者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公再修者十六年

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文寶訓十五卷。公治水東南有功矣。入尸祝之。正統間豪勢家奪水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刑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充嗣又治之。

通紀曰。原吉德量寬宏。嘗有從隸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者。曰汙可浣。何懼爲。吏壞所寶硯。石匠不敢見。原吉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汙。

吏懼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詣至
上前自咎不謹被汙　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
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
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
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憐沮而筆不忍
下也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
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
惰行其敬愼如此
陸文量曰夏忠靖公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

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親書不意其爲夏公也雜坐其旁既而它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親書者是也民懼乃奔去公好食爛豬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可食也入服其量楊東里作公神道碑記綠汚織金賜衣吏碎所愛硯皆無怒意謂其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

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成籍京師、公四歲能大書、景帝召見加諸膝賜實鏹、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京庠、年十六舉鄉試天順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年轉侍講十九年進侍講學士明年充東宮講讀官孝宗弘治二年遷左庶子兼侍讀學士四年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職掌翰林院事日講七年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時占城爲安南侵

擾請賜誥問公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
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
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
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安勿聽十年中官
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與同官上疏曰我 祖宗
自洪武至天順間而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
得一覩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
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
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今近有以齋醮

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矣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此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宮神樂祖師殿及齋經懺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蚤朔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簡下之

○禮遂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俟矣科道疏救武岡知州劉遜　上震怒俱下獄又同疏申救得釋○召至平臺奏事云十一年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召見面議四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寧宮災公與同官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為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為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什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熒惑聖聽莫此為甚且賄賂公

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國困
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灾異之
積正此之由時又有爲李廣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清
寧宮成召能仁寺僧入大内慶讚公又執不可上
皆從公言十二年給事中華昶劾程敏政考會試通
私命公覆試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十七年賜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上不
豫召入受顧命康陵即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
大學士如故正德元年上不親政又與同官上疏

日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
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
狐兎田野之物不可畜于朝廷弓矢甲胄戰鬪之象
不可施于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
于前臣竊憂之近六月中風雨飄驟雷霆震怒正殿
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
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可回天意入不聽又與
同官上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托因痛心刻
骨誓以死報邇者地動天鳴五星犯星斗晝見白

虹貫日彗孛災異所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
有如此而不亂者宜詔令廢格變易殆盡在於民
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
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諛顧
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文
陳政令十失是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二年逆璫擅權益恣惡尚寶卿崔璿御
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外公力
救得戍邊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

鼓炮火聲徹都邑庶牧厮役紛充禁庭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創延察祿養士將焉用之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親劄加餐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三年給事中劾奎御史張彧忤璫荷校公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公又力救是夏蚤朝有投匿名文書疏璫罪者璫怒羣臣悉逮詔獄公又力救五年夏旱霾上疏條四事會張彩發璫奸伏誅 上以公有匡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子兆蕃爲尚寶丞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惟欲陛下丕嗣大位丕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顧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攄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七年流賊

數十萬錢破半天下賊就平 上以公有功加蔭一子錦衣指揮辭 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衛京師公疏陳十不便不聽遂乞休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剝閣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淸謹非淪休休不專政驕卿寺人顧忌之

張東沙芝園集曰李文正公夙負儁才藉有淸譽藝林推爲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推轂天下士孜

孜如不及也其爲相也會逆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葢瑾目中已久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淸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册操觚不勝其慄輙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璧其帕云即此一事古風可想已

先進遺風曰公致政後遂菴樓閣老哉酒過悵然堂爲壽觴以金公詩曰公近亦有此罷耶遂菴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觴云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文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之費云云則公平生所以褆身者可知已彼時權璫狂猘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耶

叢說云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興事建力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又云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殁時其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

聖揩曰王荊公行青苗門人故舊貽書邵子欲投

劫去郤子曰竟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劫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光宗擲去嘗係天下之安危而又有不能自由者西湖公當國時有士人投一絕句云才名真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月又西回首湖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益譏其不能與劉謝同去位也果如所見是使朝廷之上有小人便無君子成何世界且西湖受顧命不幸而當逆璫疏論廷辨無所避忌非伴食者後生輕薄恣其綺舌乃至於此後世豈無公論哉

劉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庶吉士出職方爲主事歷郎中時有献取交南策者下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公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肅敏公力沮得寢朝鮮使貢苦建州虜遮道請改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爲地下部議公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迂回四三大城戍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悉有虜入尚書必問劉郎

中云何劉郎中言概行行概效由爲福建參政巡海海道兵久弛公至造哨船蓄倉計儲立收支法案設一舘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陞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左浙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治河不能塞再遣平江伯陳鋭內臣李興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疏乞召還鋭興專任公及抑損外戚以回天意茂元謫長沙同知公集山

河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咽襟未可輕治治於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隄禦橫波且防大明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二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隄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十里疊能任功五旬而事竣十年劇入塞師行之軍興公以戶部侍郎出經畫武臣運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候至彼圖之至遽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日

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邊
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至百束上
聽即中貲予冠不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益往時糴
米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貲予冠爭相爲
市轉買遞入糧草積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糴草家
自得告輸貲予冠即欲收糴無所得遞入言自劉侍
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十一年三章
乞致仕賜誥杜門修勵十三年家拜右都御史總督
兩廣軍務即携二童行兩廣人聞公來大喜公旌賢

才斥貪穢裁冗費吏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更正十五年陞兵部尚書時邊事亟上以兵事屬內臣尚速謀出兵掩虜上召公問力言不可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洪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敗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福下不若且命各邊科斂戰守猶似得策上曰善一日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以故貧對曰江南

附於逃難江北附於京。據此外派費猶有不能盡知

者。翌日閣部各衙門條上卹民疾苦有造飛語帖宮

門誣公者。 上曰宮門外人不能至必內臣忿不得

私役卹卅工。修清寧宮 旨下部役匠萬餘人公請

減十五。督工者訴 上。上命內臣詣內閣擬 旨詰責

公。洛陽日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胡廷

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被將以不職罔辭更

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 上欣然如公議是

年以災求去不許。因上十事皆兵食要務下諸司議

興革、 上嘗詔諭曰、事有不可、匆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 陛下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宜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內閣幷執政大臣面議行

之但求順理庶致太平。上曰劉健嘗爲劉宇才堪大用朕視宇小人內閣亦豈可盡托　上嘗召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此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擬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刑部尚書閔珪讞大獄忤旨批答久不下公獨對　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　朝廷珪所爲無足

思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曾如此對曰臣
幼讀孟子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皐陶亦執
之而已似未可深責 上領之明日允珪奏十七年
北邊鈌總兵 上諭內臣諸公用李本外戚所薦
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奏安肯聽奴口語 上
默然一日朝罷召公 上手一帖付公帖書李名公
退至部諸同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爲大帥明日別推
二人 上內批竟用李李去鎮無幾劾章至 上謂
公曰悔不用卿所薦先是公應詔陳言盡罷光祿無

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內臣假公
上召公咨議又或及裁抑內臣事二月 上召公入
御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
對久欲起不能 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
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
天性聰明其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棄人某今日
力求退 上曰李榮每稱卿其於老太監蹤跡疎遠
何以得此榮曰嘗聞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時
戴公為左都御史 上有大政事每召公及戴公面

議十八年春二入對畢上賜二入白金二鎰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疑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上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專政劉宇恨公泰陵時面對不爲宇地譖瑾曰藉劉尚書家可得幾萬金瑾因潘尚書蕃毛總兵銳獄詞有公名三年夏矯制逮詔獄且欲殺公下廷議屠滽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菜地五年赦歸田

八年瀏誅後官役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吝所有愛
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
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具述其
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
期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
陽記曰予嘗見世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
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
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
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覩

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是逞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孫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但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公嘗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卒贈太保謚忠宣

先進遺風曰劉忠宣公大夏生而岐嶷穎敏揚文定一見曰爲國器髫年從父憲副公任父按部歸履新靴公疑出時無是問以請父示爲餘慮易者

乃釋門者乎銀釧遺公公引付又所善大參某所請其從來甫弱冠發解藝司擬有司佐縣公念里中門僕固辭謝焉已成進士選讀中秘懸顧外補習民事執政嘉之既授諫垣以親在辭乃授兵部主事已爲職方郎時警報旁午調發戰守諸目務尚書悉倚公晝才望輝著時權璫用事適兵侍缺欲援之超補尚書亦喜得公助已數趣之遣謁且擬助之公固辭謂福薄不敢承久之以資擬晉冏卿公又以志在親民爲言乃出參閩藩其怙於

進也如此武宗初政在權璫遂乞骸歸歸三年
而劉瑾之難作先是理河事竣餘工費二千金瀕
行藩臬舉爲公贐公命籍之府及被逮經汴二司
擬以遺瑾公曰此寧能飫彼意第舉殘骸畀之耳
繫詔獄將甘心焉同難者謀行賄紓禍予姻丐貸
四方知舊擬醵金公曰如此此而死捹一身耳如此
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獨劉中丞得減死戍
肅州行賂故人聊遣餽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
羊裘至肅無貸諸司憚瑾毋敢餽穀三學生徒輸

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者遺百金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公曰不聞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乎恭將某遣使致饋勅其使不受內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隨此邪尋同戎鍾尚書橐貲果為僕竊而逃入服公先識云公居恆言財貨惟務農服賈庶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愼惜況官貨悖入者乎公轄廣東時常乘小艇訪白沙白沙問其學曰予存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

又聞公語陸吉士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惟公朝著之交如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之交如陳白沙李大崖輩眞可了一生耶 又曰公被逮時瓊屬官校羅其閲公貲産羅至廉知公貧愧羅以酒罷固辭不受惟索詩一律載之

通紀曰大夏爲職方時吏部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謂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商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手輒曰使我做時其事

當如何行恭事當如何罷。今幸發　謝。不得一親

氏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同參議官階

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貿。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

建參政後遷布政使衆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

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張居正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母趙氏嘗夜見室中有光上燭天頃之一青衣童子自天下遶床左右遂娠凡十有二月生少名白圭穎敏絕倫十二爲諸生就郡試時大司徒李公士翱爲郡守先有異徵奇其狀更名居正尚書顧公璘撫楚行部大奇之語監試直指使者張孺子將相器也宜老其才卽見其名姑乙之及啓卷果售直指因用顧公言力置之次日爲特設庭嗚慰勞焉庚子舉于鄉謁謝璘璘猶以爲早因解所

繫犀帶以賜曰爲若與時閣腰飾然若且玉不足久
淵也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己酉授翰林院編修時
少師徐階在政府見公沈毅淵重深相期許甲賓請
告歸則卜築小湖山中終日閉閣不啓人鮮所得望
見久之益博極載籍通當世之務庚申以右春坊中
充管國子監司業事甲子重修輿都志成進右諭德
爲裕邸日講官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喻詞極
剴切　莊皇帝往往屬目加禮焉隆慶元年累進禮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公之入閣同時閣臣皆析

節雍容公班最後獨謂輔相體尊當自嚴重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私款洽而間出一語輙中的入以是愈畏憚之重于他相矣當 世廟末政多偷玩事無統紀舉朝務爲繁言鮮實効詔令屢下多廢格不行是以上下相蒙名與實爽文以國用空乏督賦之使四出民苦搜括而劇數犯鑾京師武備久弛乃條上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覈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因請舉 祖宗大閱禮 上嘉納已已之冬遂大閱于北郊公戎服扈從 天子坐武帳躬擐甲冑觀將

虜爲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闕騎射前東徃入已知爲
救時樹焉四年庚午用三年考績恩加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北虜俺答擁衆盛
肅皇帝時歲入邊殺畧邊民畜産甚衆雲中遼東尤
甚其後我叛人趙全與其黨李自馨等亡抵俺答爲
板升擁勝兵數萬而中國亡命又悉往從虜熟知險
隘阨塞爲虜鄉導日夜教虜候利害處以故二十九
年俺答大舉逼京師四十九年犯蘇隆慶元年陷石
州會其孫把漢那吉郤于虜與其妻比吉等十餘騎

來款關督撫王崇古上狀朝議以爲納叛啓釁非宜不然宜殺之公獨勸上納那吉降安置大同城中厚給飲食衣服供帳甚具以市之俺答聞那吉亾大驚發萬騎臨平虜城來索廷臣恇懼公令諸將堅壁淸野勿與戰使那吉衣所賜緋衣金帶誇示虜使而陰遣諜者以好語款虜曰若能縛我叛人趙全等獻約稱臣守邊乃得歸而孫時崇古謂虜久不去老師費財欲乘老酋得孫急而因與爲市公與書曰和戎自有體彼即欲得孫謂宜先縛致全等境上盡麾往來

游騎請命幕府我乃禮那吉而趨之耳今擁萬騎平
虜城外欲坐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夫俺等至彼猶
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雞犬乎假令語泄彼得爲詐或
聯以脅從數人欺誤朝廷而我乃棄重寶非細故矣
且那吉趨而老酋幸奉約來歸他吉即假爵封王通
貢市可矣有如虜諸所言特恣縱幕府殊無意稱臣
又或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國家威重則雖得
俺等數十百輩何爲于是崇古遣使一再諭虜營曉
以利害堅其約俺答仰天笑曰吾何愛數十人不以

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致境上命厚禮那吉遣歸俺答感泣遂稱臣内屬求通貢市歲歲勿絕 上命磔全等東市傳首于邊全驍黠甚續其屬曰吾屬死邊事寧矣 上嘉公殊勳加少保兼建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丞而詔集朝臣議闕下議封貢可否衆士籍籍公獨以書抵崇古言封貢有五利邊鄙不驚穚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閒養士馬修戰守備歲無調援可省行粮數十百萬二也俺酋既臣屬土蠻吉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等既禽郎板升

數萬之衆知虜不足恃可馴而致所也虜驕天以其
兆已見老酋死族必分不死必有酋梗呼韓之變我
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乃復請文移嚴舉成祖
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 上上意遂決許通
貢市封俺答為順義王俺答大喜已而套虜亦願修
貢市易如宜大例自是中國以段布皮物市虜馬虜
亦利漢財物貿易不絕塞虜以西五千餘里無烽火
警 天子無西顧憂得一意備東虜矣 上念公運
籌制虜茂著忠猷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予一子錦衣

衛正千戸世其官六年五月上不豫召輔臣至御前
受顧命公伏地號泣不能起　神宗嗣位詔公卜視
大行皇帝陵寢兆趾而首輔拱已去位矣公爲首輔
召見平臺慰勞懇至初　上在東宮嘗晝寢夢一美
髯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寤而異之以問左右對
日殿下他日當有大平宰相如其人及見公長身玉
立鬚髯修美　上憶夢中事特賜金幣及繡蟒斗牛
服公頓首流謝因疏請大誥文武群臣示　上意所
嚮百僚霞霞振動矣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請敕

本兵令逸迎欵得解甲誰備胡又挾劉文炳故事請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欵以寒暍小故廢罷山陵禮成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影疏辭免

上復親灑宸翰賜大字凡五曰元良曰良臣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公頓首曰臣恭繹意文字即操觚染翰非衍理要務亦無不究極精微動以古人為法臣知所以事上矣乃采古帝王善可為法者八十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以應陰陽之數繪為帝鑑圖說以獻

上嘉歎受命宣付史館萬

曆元年癸酉有王大臣之獄一時洶洶禍及督輔高拱公以百口保其無他事乃解嶺東平 上將首論籌策功謝不受 上言臣當 先帝時上便宜六事其一願 上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玩歲愒月率不能以實應即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國者諸曹皆置記籍與爲期約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奏報而諸曹故愒令撫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 上報可十一月以六

年考績進中極殿大學士二年甲戌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數剽掠蜀犍公推轂曾省吾撫四川以劉顯爲總兵征之是非言官論顯開罪罪凡不貸公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亦不罷顯顯竟就功公以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太宰張瀚大司馬譚綸奏上御屏中繪天下疆域左文右武各列職名 上命設于文華殿省覽又請修 祖宗故事令日講官記注起居兼錄詔諭制勅凡郊廟耕耤幸學大閱皆令侍從又選史官六人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其大臣便

殿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命入對大臣紀述送史局銓次爲異日國史原本四年正月御史劉臺劾奏公臺故公所取士也出按遼東遼捷御史不當報而臺違例報公以故事裁抑之臺怒遂抗章極論公黜橫十餘事公上疏乞休 上慰留之廷杖臺公復伸救竟從寬貸六月重修大明會典是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糴國奉行不勤督賦益急閭里愁歎盜賊竊發乃請詔責有司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祲若

逋久賦重虞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大倉所儲
足支八年獨大督無羨金而民服役者輸粟終歲勤
動不得休暇上下交病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十之
三實公督寬民力真兩利之道 上從之陞何以一
品九年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俸官一子
尚寶丞于常典外賚賜有加累疏辭謝許辭太傅伯
祿五年丁丑三月廷試賜公子嗣修及第第二人有
詔修慈慶慈寧宮公上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
足以娛太后萬壽不必時繕舉廢 上即入言 聖

尉得罷之六月頒西羅夯平以其地置穗縣公將兵部侍郎麥雲翼力也公爲政大約以尊王權課吏實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尤留心邊事有本鎮將吏不知而公別偵之以告者人亦不測其繇是以羣臣恐恐慜赦過惟謹職事釐舉敢飭非枝梧者居恒謂

高皇帝眞得聖人之威者也

世宗能得其意故高卧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大阿不下授也於時政體大肅而漸有不便于公者矣九月父文明卒于江陵計聞累乞守制不允

是時慧出斗牛間尾指婺長數十丈欽天官微言攙天官書斗柔掃之位慧出斗牛女主大臣移徙天下愁兵起天下受怨于是

上將公益堅至于流涕公又以母老疏請極哀切

上乃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公子嗣修馳驛護喪即迎母來京侍養公感涕慰慨然遵諭暫豁疏乞辭侍守制賜允護喪從之十月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于朝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五人皆以疏諫奪情自是怨公者益甚公皆身任之即以是稱除

異己者不恤也六年三月大婚禮成再疏乞歸塟且
不得已勅璽卿金吾獲歸以三月為期塟畢即上道
又特頒帝賚忠良銀印記一如 先朝楊士奇張孚
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必得
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先生處分頒行入辭便殿
上為嗚咽流涕入言 聖母 聖母亦感痛所以慰
賜祖送有加既歸襄事訖奉 旨敦迫還朝召見文
華殿西室問所過民間疾苦及北虜衰敗狀公對甚
悉上大悅先是 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

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直乖矯不可訓公乃畧舉事例未安者十餘事請勅禮官集羣臣定議著爲令用昭示諸侯王諸王有見而感泣者七年二月河工成自河決崔鎮呂泗淮陽諸邑悉爲巨浸瀕河郡縣治隄費且萬萬廷議迄無成 上以問執政公因言故河道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即其家拜都御史一切假以便宜踰年工成 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公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言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餘兩而六年所入

僅三百五十萬餘金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餘金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不可不知也主制量入爲出三年必有一年之積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之之虞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用自足顧將王計所上疏置座隅時賜省覽文

上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公亦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織造不聽公而委曲以請得省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栽省外戚遷官恩數

上多曲從之十一月詔度

民田。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二弘治十五年、已減二十七萬。歲久滋僞。弊孔百出。有所謂飛詭者。影射者。養號者。掛虛者。過都者。受獻者。久久者。相沿。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姦民窮逃於勢。又不得不請減額。而國課日以益虧。公卜請料。則凡莊田屯。因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兼并。又民開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則國初故額不失。而民賦以輕。其撓法者。皆下明詔切責。天下奉行。凜凜焉。八年

庚辰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百石晉前所予錦衣
衛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公辭大傅隸以大禮畢成聖
德日茂拜疏乞休　上諭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
諭張先生受　先帝付託自今以往輔爾至三十而
後商處顧今輒復出口矣遂不得辭三月廷試賜公
子懋修進士及第第一人九年正月請令翰林官分
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侍　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理
道節唐宋故事文奏屬儒臣纂輯累朝寶訓實錄分
類成書以經筵之暇進講一日　上御文華殿講訓

錄畢。公偕輔臣四維、時行。持南京給事中傅作舟疏

進覽。因言大江南北大饑。或相聚為盜。大可寒。即推

訓錄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乞將積逋盡賜蠲貸。

而責各官發賑。錢倉穀以惠窮民。 上俞允。公又言

今天下至困矣。 上幸履蹈節儉。而恩猶過賚。以

為大司農所入不足。依緩急近者宮中賜賚。動至鉅

萬。輒引常例。夫所謂例者。今年偶一行之。明年即指

為故事。陳乞耶。非祖宗舊制也。至于布施一事。尤當

禁止。與濫施緇流以求福利。孰與蠲賑與民。以活億

兆元元之命其功尤大 上為感動十月以一品十二年秩滿奏最 上手勅褒諭稱其精忠大勳朕言不能盡官不能爵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米二百石予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命下璽書褒美賜宴禮部辭上柱國及伯爵俸十年二月寢疾上時時下手詔問安否賜內厨饌及視醫藥黃門使者絡繹于道久之不愈 上令輔臣四維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公家平章六月上書乞骸骨 上覽之感痛命遣東太捷至加公太師進前所予錦衣衛指揮

僉事同知世世不絕時術已乖　上使中使問國疾
大計不知所報天日　上愴悼輟朝賻賜金帛他物
皆加等　兩宮賜亦優厚予祭九壇復增七壇並視
國公兼師傅者儀贈上柱國諡曰文忠遣營葬仍命
太僕錦衣內監護喪歸公性謹嚴敏爽博聞強識尤
練習本朝故實及邊域情形少時即自負以天下之
重伉厲守高不好為好言以悅人意及入政府感
胤祈顧託　神廟幼沖虛心委任故任法獨斷操持
無所顧避毀譽與人書曰僕以一點儒操十

餘齡　幼主立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偷心況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置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章大信修明　祖宗法度一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彼讒人者欲剸刃于僕之身又無所汚衊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怵動　幼主開僕于　主上耳僕受恩深重嘗以死報國違道干譽直僕之所薄而不爲其大意如此是以小人多恨之　上欲重公呼太岳先生而不名掖庭少有嬉戲輙慮張先生知之而公亦益

以夾輔王德自力然　上春秋漸長公遊爲禁掣不
少假借在諫遊　上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音
公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驚而上左右皆失
用事多恨老璫馮保公又嘗疏請斥逐其爲奸佞者
是以璽相排而輔臣張四維亦怨公會公卒　上所
委璫張誠以保與公交結專恣奏聞　上心動其與
四維善者泄之四維遂嗾其門人極論保以嘗上
上謫保南京而籍其家言事者窺望風旨益務攻公
爲奇异及其黨于是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削其諸

予官御史余可立者追論公罪因謂公以私構逐庶人憲㸅獄庶人妃因訟冤且曰庶人金寳萬計盡入居正府矣　上心艶其事以可立籍公家乃命中貴人張誠及刑部右侍郎丘橓偕錦衣衛指揮給事往幷勘故構王憲㸅事主憲㸅者其父王甕未立而公之祖父爲護衛卒太妃聞公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食而坐王憲㸅其下且謂而不孝終當爲張生穿鼻王憲㸅以是懟而卹之會公登第召其祖飲之酒至死而王淫酗横暴其國遠近皆怨之際劾

陵。上遂至倒閣以幽死。所謂金寶者豐齋也。丘橓等籍其家。慘不中程。乃拘其諸子僚。極榜笞獄下。敬修自縊死。家人死者纍纍。而荊楚之間騷然禁及奕世成命。削公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諭其子編修嗣修成嘗籍沒時。作詩于慎行遺丘橓書。畧曰。江陵殫精畢智。勤勞于國家。陰禍機深。結怨于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此其所入有限。奈彼以蓋

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爲污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連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矣纍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流離可爲酸楚望于事寧罪定疏請于上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爲欒郤之族死者不致爲若敖之鬼亦上帷蓋之仁也僻得書不能用萬曆末臺諫等連章訟居正冤具言其有十大功于國不聽天啓二年 朝廷始追述其功

役原官予祭葬稍稍給其𡨴屋之未變賣者與子孫奉祠任　今上御極尤恩之錄用公孫同敞爲中書舍人追卹有差

毛壽登曰江陵承顧託輔　幼主身伊周之任寵眷稠渥前古未有也天下固已側目其身矣而振綱剔弊海內披靡又皆其讐沈族碎家而爲之者也雖欲避專擅之迹何可得然公無所不可得之人主而奪情之役不以宛筆摧擊過當有容之度闕焉豈自信報主眷乎物論益有非常之功誠不

屑區區形迹間飾款言塞罔望耶海忠介有言居正工于謀國拙于謀身諒哉上下數十年間聶褒視事楚人兩見然江陵名差不正而人顧益思之矣

聖楷按衡山甯太虛先生咸講學于鄂必參稽楚人楚事互相問答一日謝古心鳳淵在坐甯問曰楚之相如張江陵將如熊經畧可謂才悉然江陵奪情今釁同讖如何謝曰古大聖人有奪情者二皆以天下事其親不足爲疑曰爲誰曰父死不葬

發及下戈劉因學聖人者須大中至正武王亥經
行權後世有目實之者且更關竅盡是傳情謝曰
更有一經闡之聖人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如何斷然之既而曰苦心引經證事可廣孝經

楚寶名臣論次

所謂大臣者固無愧于其名矣然人臣奉職循理名非所邀也不邀名而名始無愧何得以官爵通顯屈我良有司乎古史于列傳外特設循吏蓋念臣有不必爲其大而可以自名者歟予竊彷其意述名臣第二凡三卷

名臣一

尹吉甫　文之無畏　公子午

申無宇　公子申　黃琬

祝良　鄭産　董和

羅憲　李重　車胤

孟嘉　樂藹

名臣二

許圉師　岑文本　李郃

李鄘　周墀　胥偃

吴擇仁　唐義問　張問

譚世勤　吴獵　胡穎

楊大異

名臣三

吴琳　夏瑄　王竑

伍文定　袁宗皋　李承勛

何孟春　梅國楨　耿定向

楚寶名臣論次終